



國家出版基金項目
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

文教·思想

總理遺教與抗戰建國（下）



大象出版社

中國抗日戰爭史料叢刊

879

主編
虞和平

中國抗日戰爭史料叢刊

879

文教
思想



大象出版社

虞和平 主編

總理遺教與抗戰建國（下）

總理遺教與抗戰建國

第三篇 遺教與外交

外交綱領：（三）獨立自主之精神，聯合世界上同情於我之國家及民族，爲世界之和平與正義，共同奮鬥。

遺教撮輯：

（一）抗戰建國與外交之關係：

外交力與武力爲成功革命的兩種力量

革命成功與否，就古今中外的歷史看來，一靠武力，一靠外交力，外交力幫助武力，好使左手幫助右手一樣。從前美國獨立，革英國的命，所以成功的原因，一半固然由於本國武力

的血戰，但一半可說是由於法國外交力的幫助，如果專靠武力，決計是難於成功的。譬如洪秀全革命，由廣西打過湖南湖北，以至建都南京，而終不能成功的原因，大半是由於外交失敗。（沒有外交的幫助）所以革命的成功與否，外交的關係是很重大的。〔註一〕

洪秀全當初在廣西起事，打過湖南湖北江西安徽，建都南京，滿清天下大半歸他所有。但是太平天國何以終歸失敗呢？講起原因有好幾種，有人說他最大的原因，是不懂外交。因為當時英國派了大使波丁渣到南京，想和洪秀全立約，承認太平天國，不承認大清皇帝，但是波丁渣到了南京之後，只能見東王楊秀清，不能見天王洪秀全，因為要見洪秀全，便要叩頭，所以波丁渣不肯去見，便到北京和滿清政府立約，後來波丁渣帶兵去打蘇州，洪秀全因此失敗。所以有人說他的失敗，是由於不懂外交。〔註二〕

傳組間的效力更大於疆場之上

武昌起義之次夕，予適行抵美國哥羅拉多省之典華城，……乃發電致克強，申說覆電延遲之由，及予以後之行蹤，遂起程赴美東。時予本可由太平洋潛回，則二十餘日可到上海，親革命之戰以快生平。乃以此時吾黨盡力於革命事業者，不在疆場場之上，而在檯鏡之間，所得效力

爲更大也，故決意先從外交方面致力，俟此問題解決而後回國。【註三】

註：（一）和平統一化兵爲工

（二）民族主義第一講

（三）孫文學說第八章

（二）必須本獨立自主之精神，以應付變遷離合之國際情勢

用外交力量一朝可以亡人國家

專就軍事上的壓迫說，世界上無論那一個強國，都可以亡中國，爲什麼中國至今還能夠存在呢？中國到今天還能夠存在的理由，不是中國自身有力可以抵抗，是由於列強都想亡中國，彼此都來窺視，彼此不肯相讓，各國在中國的勢力，成了平衡狀態，所以中國還可以存在。中國有些癡心妄想的人，以爲列強對於中國的權利，彼此之間，總是要妒忌的，列強在中國的勢力，總是平均，不能統一的，長此以往，中國不必靠自己抵抗，便不至亡國，像這樣專靠別人，不靠自己，豈不是望天打卦麼？望天打卦是靠不住的，這種癡心妄想是終不得了的。列強還是想要亡中國，不過列強以爲專用兵力來亡中國，恐怕爲中國的問題，又發生像歐洲從前十樣的大戰爭，弄到結果，列強兩敗俱興，於自身沒有大利益。外國政治家

看到很明白，所以不專用兵力。……用政治力量亡人國家，本有兩種手段，一是兵力，二是外交，兵力是槍砲，他們用槍砲來，我們還知道要抵抗，如果用外交來，祇要一張紙和一枝筆，用一張紙和一枝筆，亡了中國，我們便不知道抵抗。……他們以後的方法，不必要動陸軍，要開兵船，祇要用一張紙和一枝筆，彼此妥協，便可以亡中國。如果動陸軍開兵船，還要十天，或者四五十天，才可以亡中國，至於用妥協的方法，祇要各國外交官，坐在一處，各簽一個字，便可以亡中國。簽字祇是一朝，所以用妥協的方法來亡中國，祇要一朝。一朝可以亡人國家，從前不是沒有先例的，譬如從前的波蘭，是俄國德國與國瓜分了的。他們從前瓜分波蘭的情形，是由於彼此一朝協商停妥之後，波蘭便亡了。……故就政治力量亡人國的情形講，中國現在所處的地位是很危險的。〔註四〕

外人對中國方針可以因事改變

清廷有排外之舉，假學黨以自衛，漸有殺洋人鬧使館之事發生，因而八國聯軍之禍起矣，予以此時機不可失。……予則折回日本轉渡台灣，擬由台灣設法潛渡內地。時台總督兒玉頗贊中國之革命，以北方已陷於無政府之狀態也，乃飭民政長官後藤與予接洽，許以起事之後，可以相

明。予於是下面擴充原有計劃，就地加聘軍官，並當時民衆向新新組織之軍人也。……不圖惠州義師發動旬日，而日本政府忽而更換，新內閣總理伊藤氏，對中國方針，與前內閣大異，乃禁止台灣總督不許與中國革命黨接洽，又禁武器出口及禁日本軍官投効革命軍者，而予潛渡之計劃，乃爲破壞。註五

註：(四)民族主義第五講

(五)同三

(三) 必須本獨立自主之精神，以自保國家民族之利益：

外交必須決諸恆久的利害不可徒恃一時的恩怨

夫兩國之同盟，非以其條約而有效者也，真正原因，乃在其利害之共同。

英國本無急切與德衝突之必要，業如前章所已言。此次交戰，斷不能遂推抑最強國之目的，英國爲保其存在，不得不棄其所欲得之利益，以保其所思得之利益。而德國苟以英國之助而得其所欲得之利益，卽爲利害共同，而聯盟之事自生。譬如意大利，本與法鄰近，且得法之助以立國，而一旦爭非洲北岸之地，與德奧有共同利害，則加入空國同盟以

敵法。及其戰土以後，利害與奧衝突，而對法緩和，則又復活其同種之感情，與德國之惡。故知國際惡毒要約，兩不可恃，同種云者，亦不過使利害易其國之條件，其施實情上之事實，隨時而變更，非可規律久遠之政策也。欲兩國之真正利害共同，必能有調劑之決心，所謂協調者，各着眼於永久之計劃，於將來兩國發展所必須者以交讓行之。……世人有疑此者，請視日俄。日俄以傾國之力相搏，事經十載，日德之宣戰，鉅機費茅斯條約，不過八年有餘。當日俄媾和之際，吾在東京，親見市民狂熱，攻小村和議特使為賣國，以桂總理為無能，焚警舍，擊吏人，卒倒內閣，輿論未聞有贊成和議者，曾幾何時，而人人以狂熱歡迎俄人之捷報。夫感情隨事而逝，亦隨時而生，一國當時之外交，必決諸恆久之利害，決不能以暫時之感情判之。以日俄之前事，可以判英德之將來矣。不甯惟是，英之於德，自俾斯麥退，始肇失和之端，自英王義華第七訪法，始定拒德之計。然在三數年間，奧德併吞其委任統治之波治二州之後，德國即向英國提出親交之議。及一九一一年摩洛哥事件結束後，英國又派其陸軍總長哈爾田秘密赴德，共議協合之法，其條件之詳，雖不可知，而其主張之點，為兩國減少其海軍擴張競爭，及有事時兩國互守中立，已

顯然其言。後其交涉卒歸不調，要之兩國皆非無意。此事在英人言之，以爲無傷於法俄之好，然其實際果如是乎？一九一一年英國外交總長葛雷在議院演說之言曰，「新友難佳，若云得此須失舊友，則所甚厭，吾等盡所有之手段以求新友，然決不爲是而絕舊友」。其言則善矣；然當哈爾田赴德之日，法俄駐英大使急向英外交部，人均知爲質問哈氏赴德之事件，則葛雷之演說，果能不爽乎？（註六）

弱國依附強國則勝敗皆蒙其禍

抑又有不可知者，中國今爲世界所同享利樂之市場，未嘗於一國有所偏袒，故從經濟上言，即不佔領中國，未嘗不可以享中國之大利，開放門戶而領土可以保全者，以其開放之結果，所以利各國者，不亞於佔領也。惟然，故各國能於商業上有優越之勢力，當然享中國較多之利益。從此一點而論，中國即依然獨立。……中國惟不袒於一國以害他國之利益，任之各國自由競爭，各國皆有享其利益之機會，而不必致力於占有。如能中立不變，各國皆覺瓜分中國不如存置之利爲多。必至中國自示其偏袒一方之意，然後他人有亡我之心。……凡論一國之事，當各就其利害之端，不可移易者，以爲基礎，而各爲之想像其所取之策，孰爲最

宜，因之可以決巴國之趨避，決不能徒訴諸感情……戰勝者必配利益，以各國利害爲衡，非以一時感情所能動。試觀拿破崙敗後，維也納之處分，可以知之矣。當時荷蘭王以背大陸條例，拿破崙破崙，各國即舉此以罪拿破崙。（奧曾於莫斯科敗後，出爲調停，所以復荷蘭爲諸）。願拿破崙敗後，所取以罪英國之功者，非法之屬土，亦非助拿破崙破崙者而奪其封也，乃爲荷蘭之屬地，取其最要樞機之好望角與錫蘭以爲之報。世以爲但得依附勝者末光，亦能收遺棄滯穗之利，豈知其同盟雖戰勝，而已不免割地，有若此乎！維也納之會議，奧法英普俄議定處分之案，而使列席諸邦承認之。是知強者雖勝，猶有宰割之能，弱國而圖依附強國以佳兵，即令得勝列席議和，猶是聽人宰割，勝敗皆棄其禍。

註：（六）中國存亡問題

（四）必須研究各國實情，迎機爭取自動外交之利益：

美法英蘇等國國情

美國素重感情，主持人道，法國尊重主權，又尚道義，而英國外交，則專重利害，惟其主張，中正不偏，又能識別是非，主持公

理，故其對外態度，常不失其大國之風，在在令人敬愛。吾國建設，當以英國爲正之標準，美國遠大規模，以及法國愛國之精神爲模範，以樹吾國千百年永久之計。然而今日之外交，以國土鄰接，關係密切言之，則莫如蘇維埃俄羅斯。至於國際地位言之，其與吾國利害相同，毫無侵略顧忌，而又能提攜互助，策進兩國利益者，則德國是也。惜乎國人不明德國真相，徒以德國大戰失點爲不足齒，而不知其固有之人才與學問，皆足資助吾國發展實業建設國家之用也。又以俄國布爾歇維克爲可怖，而不一究其實。吾憶三年前，日本參謀本部某員，訪余於上海，問余是否贊助俄國之無政府主義者，余答其俄國列寧政府，組織完備，固爲其堂堂正正之政府，焉得指其爲無政府耶？該員聞此，亦不知其言所自出，竟不能復答。〔註七〕

日本詆毀蘇俄別有作用我國不宜盲從

今日吾國人士，對俄之恐怖心，固猶如昔。至於今日俄國之新經濟政策，早已變更其共產主義，而採用國家資本主義，並弛私有之禁，其事已逾一年，而國人不知，至今尚指其爲共產主義爲過激派，其故蓋由其國不能發展其侵略主義於東亞，而又與俄國利害衝突，積不

相能，故俄國明明有政府，乃強指其爲無政府，俄國早已弛去私有之禁，而又宣傳其爲共產國，爲過激派，以彼之恐怖不相容者，而又忌人締交親善，故特布此恐怖之宣傳。吾國外交本非自立，向落人後，而又不能研究其利害與得失之所在，殊可歎也。今後吾國之外交，對於海軍國，固當注重。然對於歐亞大陸之俄德二國，更不能不特別留意，不宜盲從他國，致爲人利用也。〔續註七〕

軍事爲自動外交的主動力

又經羊城一役之後，外交亦易入手，弟曾着人面說美國政府，皆大表同情。今已使人往英，以說彼中權要，想必能得當。法國政府，則向已有通情者也。如是吾黨今日可決英美法三國政府必樂觀吾黨之成事，則再舉之日，必無藉端干涉之舉，且必能力阻他國之干涉也。此又外交之路，因羊城之影響而收效果者也。〔註八〕

註：（七）十一年八月九日與蔣介石先生等談話（見蔣著孫大總統廣州蒙難日記）

（八）辛亥年七月十八日自蒙洲致鄭澤如書

(五)本獨立自主精神之外交，得轉亡爲存之良範：

比利時希臘波蘭亡而後存由於獨立不撓的精神

存者，不亡之謂也，從無有而使之有，則爲興，不使從有而之無有，

則存，故不可亡而後能存。一國所以興所以亡者，或以一種手段，爲其直接原因，可以指數。至於存在之根源，無不在于國家及其國民不撓獨立之精神。其國不可以利誘，不可以勢劫，而後可以自存於世界。卽今覆敗，旋可復立。不然者，雖號獨立，其亡可指日而待也。此非徒肆理論也，凡其國民有獨立不撓之精神者，人以尊重其獨立爲有利，卽從國際利害打算，亦必不敢輕犯其獨立，此可從歷史證明之，亦可從現代事實歸納得之。

比利時之敵德國，可謂不之矣，今之比利時政府，乃在哈佛，比之國土，僅餘彈丸黑子之域。然而非特協商諸國尊重比國之存在，無人敢謂比國可亡，卽中立國亦無不對於比國有特殊之尊敬。所以然者，比國獨立不撓之精神，先已證明比國爲不可亡之國。卽使今日比境全失，比軍悉數成擒，吾等亦可決中立諸國不以此致疑于比國之存在。何則？比之

人民領土主權，立于此獨立不撓之精神之下，其斷絕者形式，其不斷絕者實質，比境雖亡猶不亡，其民雖虜猶不虜也。蓋比利時嘗一被人強迫，併入荷蘭矣，而其國民仍具堅強本國之志，故卒得恢復其自由而成一獨立之國，夫其民性如此，故人終不能服之，雖一時屈于兵力，不足以使其國亡也。即使有國欲永占之，其利少，其害多，不知不占之之爲愈也。

關於比利時者則有希臘，希臘於國覆數千年之後，崛起成爲新邦。謂其所恃以存者，即在諸國民之同情，與正義之念。不可也。希臘之興，亦以其民族精神歷久不稍消磨，且益振發，終非土耳其所能屈，故人從而助之。希臘既以此精神興，即可恃此以存。今之希臘，其受協商國之迫脅，可謂至矣，然卒不能搖之。夫希臘之對協商國，與比國之對德無殊，德人能以兵力滅比之國，而人之視比如未嘗滅者，英法能以聯軍上陸於撒倫尼加，使希臘之中立，而人至今視希臘不以爲英法之黨也。英法與希臘之革命，欲以變希臘之政策，而希臘王則曰：「吾不忍爲羅馬尼亞」，遂不屈，此希臘所以能復活於國際二十餘年之後，而以至弱抗至強也。今英法聯軍未與希臘宣戰，未至盡佔希臘之土地也。然聯

使英法人之覆滅希臘，無異比利時，吾知中立國人不敢視希臘爲亡國，與今之不敢視比利時爲亡國同耳。比利時以其不屈不變之精神而存在，希臘亦以其不屈不撓之精神而存在。國於天地，必有與立，彼不能保其自主之精神，何取乎有此國家乎！

須知國家之受損害，有時而可以回復，若國家之行動爲人所迫脅，不謀抵抗，則其立國之精神既失矣，雖得大利，亦何以爲。昔人有言，匹夫不可奪志，士有志也，國亦有之，以國家之遭遇見事於人，則其親宗姬特誨，齊女汎舟，不豈有愧焉？夫機不可必其勝，亦不可必其完，然於不撓不究之餘，使彼勝於兵而工略迫者，不體其志，則人將亦逆其志之不可奪，而不以無理視之，故不勝於戰而兵不折，不墜於地而地不奪，不然而於英法非不能以較多之兵力，使希臘之土地也，而不爲之者，知其志不可奪也。

【註九】

獨立不撓之精神爲復興中國唯一之途

中國於此危疑之交，欲免滅亡之患，必須自存其獨立不撓之精神而已。雖國極微可亡，則二十世紀當無弱國。弱國既有自存於今世之理由，而獨我中國有亡國之憂，則可知亡國之

責任，不能一以積弱卸之。夫國民有獨立不撓之精神，則亡者可以復興，斷者可以復續，不惟希臘足爲其證，又可徵之波蘭。波蘭之分割，至今百餘年，德已吞俄領，忽復建立波蘭王國，而俄人亦許波蘭戰後自治，是此戰結束以後，波蘭之復國可期也。夫德之復波蘭，國與俄之許自治，皆不外欲得波蘭人之歡心，初無關於義俠之念，然波蘭於亡國之餘，尙能使人欲得其歡心，則豈非其民獨立不撓有以致之耶！夫彼百年亡國之胤裔，能使人畏而思媚之，我國猶是國也，而畏人之相迫脅乎？以儼然一國而使不如比利時，不如希臘，乃至不如波蘭，此誰之罪歟？……中國今日如棄奔驥而赴峻坂，其安全之途，唯一無二。而由此唯一無二之途，不特可以避現時之厄，且可以爲永久不敗之基。吾不憚千百反覆言之曰：以獨立不撓之精神，維持嚴正之立場。（續註九）

註：（九）中國存亡問題

（六）中華民族本爲最愛和平正義之民族；

中國人酷愛和平，這是不出於天性。

中國更有一種極好的道德，是愛和平。現在世界上有國家和民族，既有中國是講和平。外國都是講戰爭，主張帝國主義去滅人的國家。近年因為經過許多大戰，殘殺太大，才主張免於戰爭，開了好幾次和平會議，像從前的海牙會議，歐戰之後的華賽爾會議，金那瓦會議，華盛頓會議，最近的洛桑會議。但是這些會議，各國人共同去講和平，是因為怕戰爭，出於勉強而然的，不是出於一般國民的天性。中國人幾千年酷愛和平都是出於天性，說到個人更重謙讓，說到政治更說不嗜殺人者能一之，和外國人頗有大大不同。所以中國從前的忠孝仁愛信義禮的舊道德，固然是駕乎外國人，說到和平的道德，更是駕乎外國人。這種特別的好道德，便是我們民族的精神。我們以後對於這種精神，不但是要保存，而且要發揚光大。

講到信義，中國古時對於鄰國和對於朋友，都是講信的，依我看來，就信字一方面的說，中國人實在比外國人好得多。在什麼地方可以看得出來呢？在商業的交易上，便可以看出得出，中國人交易，沒有什麼契約，只要彼此口頭說一句話，便有很大的信用。……